

不可言說的言說

文 鄭政恆

11月，又是兩年一度的詩壇盛會。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」自2009年開始舉辦，本屆正好是十週年，今年的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」在11月19至24日於香港舉行。這一屆的主題名為「言說與沉默」(Speech and Silence)，語出自維特根斯坦(Ludwig Wittgenstein)《邏輯哲學論》(*Tractatus Logico-Philosophicus*)的結尾：「對不可言說的東西，必須保持沉默。」

維特根斯坦的名言，引來許多詮釋，已故巴塞爾大學教授奧特(Heinrich Ott)的著作《不可言說的言說》(*Das Reden vom Unsagbaren*)，也談及這句名言。奧特說，言說意味著清晰明白地言說特定事情和真實，「恰好這些真實與我們如此密切相關，如此直接地在我們之間和我們身上，以致於我們實在不能對它們沉默，他們突入我們人與人之間的理解。」我們理解，才可交流。

我們憑經驗了解真實，奧特指出的初始經驗有這些：「周圍世界與共在世界的恩寵與壓抑、自己的喜好與厭惡、恐懼與希望、歡樂與痛苦、對合理和善良的洪亮或暗啞的始終當下現時的詢問，以及與相關的對生與死的意義的詢問。」

如何言說呢？奧特提出象徵，包括語言、藝術、詩、宗教等等的象徵，「對象徵的體驗，使我們獲得對不可說的真實的體驗。」這是臨界經驗，突破了界限與沉默無言，其中詩是具體的例子，詩本有象徵性，詩就是象徵，詩人別具一格地運用字詞，引發不可說的真實。奧特認為松尾芭蕉的俳句，作為象徵語言，引發了畫面，令人感受到荒涼與孤寂：

此道や行人なしに秋の暮

漫漫此大道，
前行寥寥人甚少，
暮秋時節到。
(陸堅譯)

This road:
with no man traveling on it,
autumn darkness falls.
(Translated by Harold Gould Henderson)

芭蕉的著名俳句，總令人想到閑寂、枯寂、靜寂。而對於奧特，「詩所表達的東西比每種單一的、抑或感觸甚深的解釋更多。每種解釋、每種沉思都是個別人作為人的領會。與此相反，作為象徵的詩本身表達的是與許多人、也起無限多的人相關的真實。」

我們一起面對象徵表達的真實。

今年的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」，一共邀請了來自二十四個國家或地區的三十位國際詩人來香港，參加詩歌朗誦會、音樂會和討論會，參與詩人包括香港的鍾國強、中國大陸的周雲蓬、鄭小瓊、余幼幼、毛子、台灣的楊佳嫻、日本的四元康、南韓的黃有元、羅馬尼亞的安娜·布蘭迪亞娜(Ana Blandiana)、美國的弗羅斯特·甘德(Forrest Gander)、簡·博文(Jen Bervin)、巴勒斯坦的塔明·阿爾巴霍迪(Tamim Al-Barghouti)、黎巴嫩的阿巴斯·貝多恩(Abbas Beydoun)、愛沙尼亞的馬圖拉(Mathura)，以及葡萄牙、俄羅斯、秘魯、波蘭、加拿大、阿根廷、塞爾維亞、印度、斯洛伐克、斯洛文尼亞、匈牙利、尼日利亞、希臘、德國的著名詩人。這一期的《聲韻詩刊》，率先推出作品專輯，我們一起先睹為快，閱讀和回味他們的詩作。

另外，本期《聲韻詩刊》中，Steven Schroeder兩首關於劉曉波的詩，以及阿三的組詩〈通往光的七道紅〉，都有政治的反思，不妨與詩人一起思考。

好了，11月19至24日，「香港國際詩歌之夜」的朗誦會，到時見。■